定庵類稿

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定庵類稿序

宋 衛博 撰

雖復[illegible]之見天地[illegible]背長之[illegible]論道而理陰陽雖有變

[illegible]勳[illegible]詠[illegible]日考八能於治世安樂

[illegible]大有[illegible]宜[illegible]既醉備福之應恭惟其

官問學殆天人之秘聲名[illegible]宇宙之間躬周公之咸勤

[library seals]

相成王為左右任伊尹之先覺處斯民於唐虞易舊俗為尊君親上之風俾在位有宿道嚮方之意禮樂法度煥然益彰歲月日時茲焉無易授泰元之筴方占廟社之休履千載之期永協君臣之遇何止過汾陽中書之考正應為空同問道之師某久荷陶成坐縻符守阻拜踐長之祝第增懷德之私禱頌交深名言曷既

賀右相冬啓

備五物而書式謹占天之候合八能之技載嘉致治之

休方居大有尚賢之時宜獲既醉備福之應恭惟其官
學探天人之藴奥德為朝廷之重輕非堯舜不陳務引
君於當道以稷契自許願使已為良臣開衆正之路以
廣建人才講畫一之法以共安海宇禮樂修而庶事備
風雨時而三階平璧月珠星已驗泰元之策葭灰嶰管
順乘一氣之和履千載之昌期開八荒之壽域帶礪山
河而未老勲名鼎彛以無窮具仰託鈞陶坐縻符篆阻
拜迎長之祝第增懷德之私

賀致政丞相冬啓

剥七日而復其見天地之心具萬善而齊以待陰陽之定緊大人不失進退之正宜神明申以福禄之休恭惟某官德冠生民勲在王室事君必以堯舜致治幾於成康以直道而行三公不易其介致為臣而去萬鍾於我何加傳車之盛髙掩於韋侯置几之尊尚覲於孔氏葢仲舒去位而就質疑議若姬公告老而不違成周兹秉千載之期盡冠三師之首酌大斗以伸黄髮之養歸袞

衣以慰西民之思某早託化鈞坐嬰郡紱阻拜迎長之祝第增懷德之誠

賀參政冬啓

合八能於前殿方占至治之和轉一氣於洪鈞宜備彙征之福恭惟某官望尊百辟勤施四方逢時遇合於千載之間聚精會神於一堂之上孟子之言必以仁義君陳之告莫匪謀猷論道而理陰陽方寀參於大化觀復以見天地茲永踐於昌期泰階占三象之明五福備九

疇之叙對時受祉與國咸休

賀樞密冬啓

兆一氣於黄宫為天地陰陽之始授泰元之神筴驗日星珠璧之符繄貳公寅亮之功備既醉太平之福恭惟某官丹青王度經緯人文以山甫之柔嘉式是百辟躬周公之棐迪勤施四方制禮樂以導中和輯干戈而陳懿德開壽域八荒之表致明主三代之隆備五物而書已享豐年之報合八能之士益知治世之休占泰階兩

兩之符答維石巖巖之望民心所屬天既攸歸

賀安撫參政冬啓

正朔立元漢歷紀三辰之首踐長迎福魏朝推千載之期仰勳名一代之宗宜壽祿如川之至恭惟某官勤施揚歷德冠魁倫陳謨合稷契臯陶之忠論道適堯舜文王之正吉甫才兼文武盡為憲於周邦子牟身在江湖雅存心於魏闕國用閔勞之典帝賡汪想之篇方八能占宮奏之和而三台驗色齊之應先一州而後天下是

豈吾君之心迪高后以康兆民行膺作相之命對時受祉與國咸休某早託化鈞坐嬰郡紱阻拜一觴之壽第馳千里之誠

賀殿帥相公冬啓

觀來復於天地之意茲為浸長之辰成安强於道德之威宜備太平之福恭惟某官勲藏盟府澤被生民以吉甫之文武而憲萬邦若畢公之弼亮而勤小物斯謀斯猷而入告于后不矜不伐而莫與争能精神相得而益

彰君臣於斯而為盛合八能而備樂方占兵祲之祥轉
一氣於洪鈞永翊化元之妙對時受祉與國咸休其久
託殊私坐縻假守阻拜迎長之慶第增善頌之勤

賀王紹興正旦啓

攝提直斗正閶闔開黃道之辰旁礫在門仰燕寢凝清
香之地順歲時之更始慶德齒以俱新恭惟其官卓然
公輔之資加以聖賢之學聽尚書之履早家魁象之邊
懷會稽之章常近蓬萊之氣治行獨高於天下姓名久

在於屏間乘三朝上計之初膺四輔使能之寵賦椒花之頌莫陪舉壽之儀獻茅茹之占第有逢辰之慶

賀張明州正旦啓

春回北斗三元占首祚之休律應東風萬彙有向榮之意伏惟其官身兼數器學貫羣言望高人物之宗名在圖書之府雜儒術以輔浩穰之政遠追京兆之家聲以義理而應中外之文要是甘泉之法從尚屈海邦之嘯諾少哦戟衛之風流歲序更新天休並介賦椒花之頌

莫陪舉壽之儀獻茅茹之占但有逢辰之慶

賀向揚州賜帶啓

御帑分珍煥九環之盛飾詺恩臨錫聳七郡之榮觀增賁身章特超命數恭惟某官才推國器望重寶臣久騰襦袴之謡茂靄搢紳之譽果膺大賚庸示寵光遠符露冕之風流仍掩賜金之故事佇展立朝之盛即如委佩之榮某想望光儀阻修賀謁永言贊喜莫罄占詞

賀司諫啓

伏審敷求時望進直諫垣公道既行有識相慶咸謂聖
神當更化之日所用臺諫皆親擢之才必能盡言以塞
厚望然觀古人輔導之意不為近世沽激之忠率皆因
事以獻言相與講善而救失譬之良藥之已病五穀之
療饑務在可行不求過直蓋叔孫之爭誠切安太子者
留侯之功王陵之義甚高定劉氏者陳平之力故五諫
以諷為上而大忠以德復君因偶語之問而定功行封
觀破陣之舞而俛首不樂晏子以獻否而成其可石侯

於進見如不能言皆忠臣不忘愛主之至心而後世當為事君之大法伏惟此意難與俗言某官志節剛毅而有廉靜不求之風詞華藴藉而有質直敢言之氣踐敭外服深究民情糾正省曹素通國體今天子務先誠朴以厲俗力行寛大以便民議獄緩刑制禮作樂宜益講明至當之論庶以上副勵精之懐以仁義責難於君以旦夕承弼厥辟使齊人之敬莫如孟子則鄭公之願克為良臣某久辱深知顧覯能事友直友諒固嘗見期以

古人大書特書尚俾續刊於諫苑

賀魏參政啓

恭審預聞大政晉長庶僚得君如彼其專實行宰相之事在廷無出其右可謂社稷之臣儻無為日月之功庶下符霖雨之望惟古有訓得時為難計明良之相逢諒令昔之有數故天將降大任以道先覺斯民同心合德於千載之間聚精會神於一堂之上令行禁止言聽計從俾當宁無為而日尊則舉國自從而風靡有來不世

之畧以起非常之原伏惟某官奥學見天地之心達識明國家之體以稷契自任顧使巳為良臣非堯舜不陳務引君於當道禮樂先進文章鉅公羽儀鵷鷺之行鼓舞雷風之號風流第一外竦殊鄰智畧無雙見推兩禁卓然廊廟之具隱如巖石之瞻方聖明兼十日之光而魁輔首六符之象文武並用功業益新齊百工以從王無斁成周之康事總衆職以稱上有光相漢之家聲大道為公太平有象袞衣赤舄際遇巨量鐵券丹書登載

何極其窮既蹈饑寒之水火愚弗知仕進之門庭四五十而無聞惟終也已二三子乎何患其在茲乎飛鳴夏屋之成踊躍大鈞之播效一狐之腋慙非粹白之求濡千兔之毫顧藝汗青之述

賀葉參政啓

伏審顯膺綸綍寵正鈞樞有政與聞實司文武之二枋得君如彼是謂聖賢之一時有識系心在廷增氣夷攷贊元之地莫難全德之人吏姦而無懲艾者失之寬文

深而多中傷者志於猛未有總衆職之名實而率由於
故事佐萬幾之裁決而必先於有司進相得於精神退
兩忘於適莫雅有經綸之具隱如巖石之瞻當世所期
在公爲稱恭惟某官禮樂先進文章鉅公以剴切之言
動悟萬乘以高簡之度儀表百僚崖造守藩早兆登庸
之應傅師典選衆推宰物之公惟大人格君之心而仁
者服人以德楊綰始用而郭令徹樂晏子一言而齊國
省刑廣厦細氈側聞於啟沃前旒黈纊不蔽於聰明不

為日月可冀之功庶廣社稷無疆之福三后同底於道上方有意於太平四方惟乃之休公亦有辭於永世其渺然陋器瞠若絶塵斷簪詎忍於遐遺舐犢能忘於偎去重念其禄養之計久厄瓜時耄老之親屢空菽水念祥金之躍冶知賀燕之依人祭竈而請比隣黨收憐於故部扣閽而呼宜禄敢想望於諸曹以慶以祈且忭且蹈

賀朱參政啟

伏審晉膺書贊叅秉政幾惟輿王之賞諫臣監於成憲

斯仁者之在高位相我受民郎廟尊崇搢紳稱頌恭惟其

官神全而氣定心正而身修道本先知伊尹蓋天民之

覺仁必有勇仲由為中國之强性成之行無待於韋弦

慎獨之誠不愧於屋漏用舍一致勤勞百為片言輸悟

主之忠再見位上卿之貴明目張膽於方寸之地收功

立名於千載之期賈生所陳憂世之言子政不忘愛君

之義非天下至誠孰能與此宜吾君舉國而以聽焉明

良相逢朝廷既治上下知去利而懷仁義之用癃老可扶杖而見德化之成惟衆賢和則物和而百官正則民正三后同底於道上方高拱於成功四方惟乃之休公亦有辭於永世嗣觀涣汗顯正魁台綦早歲門牆一官江海課空名之無用自嗟牛斗之不神數奏籍之同升殆類甲辰之雌伏歡喜大鈞之播矜憐踦履之遺將擁篲以無從第傾心而莫喻

賀洪參政啟

伏審顯膺書贊寀與政幾有識具依不謀同慶恭惟歡
慰其官器閎而用遠學成而行尊述作之工鬼神爭與
範圍之妙天地同流元凱之佐勛華已濟美一門之盛
周召之為師保行同風三代之隆輿誦所期斯言可必
某典司留莞芘冒鴻鈞勝里社之有光望門墻而切忭

謝執政啟

守符江介屢移病免之書將漕關中誰料詔除之日久
孤試可倍費陶成恩深天地之鑪感溢神明之舍伏念

其淸時冗士白首陳人不腆性靈丘壑殆忘於故我平
生簿領塵埃何苦於汚人流行世路之風波踐履物情
之荆棘回觀六十夢境何殊黙數大千轍迹幾遍固嘗
借玉墀方寸之地一再望天威咫尺之顔親奉褎俞坐
傾意氣如病頽之馬頓酬伏櫪之思顧折轅之車終乏
夷塗之用北臨漢沔南歴江淮歲月遒於往來齒髮熏
於憂患鼷鼠五技正爾易窮遼鶴千年忽焉已至永愧
西州之耆舊曽無善狀之毫分誓將歸卧於漳水之濵

敢復存心於魏闕之下況今浙部眂昔王畿非至公不足以窮隱戸於南陽非有政不足以占流民於東海運米至數千萬石寧復遺誅解綬去四十餘人定應創見合此難能之舉屬之不肖之身所恩辱知敢云負念茲蓋伏遇某官丹青王度掌握道樞綱舉目張恢六籍所未談之治尊堯翼舜秉千載不可逢之期方將正畀軸以冠百辟之尊何止賜金石而彰五利之報槖籥元功之妙甄鎔庶類之微偃直無遺施生有叙猥如一介與在

兼收用則行而舍則藏早辱憐其可教賜之大而知之至今喜遇於所期載惟稱塞之方未有糜捐之會某敢不無渝素守益勵宏圖爵之公朝雖不期謝之私室遇以國士又豈應報以衆人

謝執政啟　謝除刑部侍郎

披三輔之圖未周行於所部參兩禁之籍遽敢意於中除眷言臨老之遭逢遂過平生之期望恩均天地感激肺肝伏念某雅志倦遊一官平進雖蚤緣推擇嘗參國

論之餘而老益麤疎伏在吏塵之下幾近長安之日輒
回蓬海之風奉使典州殆經三紀求田問舍久結寸心
所期嘯東臯而賦紫桑之耕何敢夢南柯而付邯鄲之
枕顯有服章之寵煥然詞命之優繇部刺史之官竊小
司寇之職庶言庶獄庶事上方圖宅俊之功惟內惟貨
惟來官必得簡孚之政庶廣畫衣之化不惟城旦之書
顧非其人弗稱是懼兹葢伏遇某官表儀百辟勤勞四
方以孔子之大成教人不倦若伊尹之先覺非予而誰

猥如不肖之身尤荷非常之眷左提右挈曲盡生成事舉言揚一無堪稱其謹當益堅素守更勵壯猷儻立朝不為名教之羞則異日無負知己之報

與新縣丞啓

伏審遵養令圖回翔贊府問塗有日闔境傾心恭惟其官簪纓名家準繩大器過都越國未騰歷塊之蹤錯節盤根已試游刃之利眷兹劇邑介處通都帑庾無經月之儲田萊承大浸之患簿書期會方急相仍鰥寡流亡

欲救無所述六職以補其令孰非望賜之人對二松而
哦其間肯有負余之歎顧言覿面坐以馳神某伏在下
風固非一日猥以馬牛之走獲並英游頓空鳫鷟之書
佇觀能事凡諸悃款悉在瞻承

通問周參政啓

揆棲睫之微生蚤蒙化育望絕塵之軼步浸鈌師承兹
飭事於戍瓜方馳心於蔭樾尺書不腆大造焉依恭惟
某官文章鉅公禮樂先進擬聖而作塗改清廟生民之

詩非道不陳羞稱管仲晏子之事以神明之幾周萬務以泰和之治革五兵申伯惠直而操此邦吉甫將明而保天子蓋斯民之先覺者宜吾君之倚相焉浩然孟子之去歸久矣裴公之注想都俞吁咈當世所聞輕重安危惟公是繫傾聽風雷之號上寛霖雨之思基學殖就荒官箴惟謹飲河之量顧滿足以無餘深林之巢正飛鳴而有託屬目階符之耀馳神蓬海之遙黄閤深青春駘蕩顧副九扆之眷益遵六氣之和

賀楊資政啓

伏審告成大典錫慶羣工眷儒英首議之忠極秘殿陛
華之寵訓詞加異委寄增隆竊惟載籍之前聞莫盛熙
朝之有作儲祥備福得三代受命之符論德紀功爲萬
世不刊之典啟玆盛舉自我元樞恭惟某官學冠魁倫
望隆幃幄以仁義事君如孟子以謀猷告后如君陳當
朝廷抗議於一時之間乃翰墨策勲於十年之後有開
羣議異裨諶草創之謀始正一元得仲尼筆削之意先

紀上天之眷命系隆九聖之基圖恩備冊書勲藏廟社接千歲之統已觀信典之成陳泰階之符益對昌期之遇忝辱知最久聞命增忻莫陳賀厦之恭第切掃門之意

田交代縣尉啓

服膺賢範久願定交筞足後塵偶緣躡次弗虞幸會乃過初心惠然信使之相先戒以官期之將及多文在手盛德照人英英摛翰之華凜凜告新之義伏惟某官秀

發鄧林之産榑扶溟海之程能事可書治有奔泰之盜功名立致時交薦禰之章𢀜甫脫詞場豈嫺吏道但喜伐柯之有則殊忘續尾之非才玆假屬於衛官少憇時於瓜戍然詩人雖老敢貪宰府之逍遥況吏隱可期漸近市門之仙去倚須訖事即命戒裝懷抱之私參承以既

賀曹侍御啟

伏審疏榮詔檢進位臺端風釆素聞中外不繩而自肅

紀綱既正人主無為而日尊成命一頒懽聲四達恭惟
某官性資詳重心術融明學如孟子之敬王言皆仁義
仕若君陳之告后德盡謀猷親逢極治之朝入居正色
之地明耳目以佐天子披腹心而獻良圖聯內朝供奉
之班眷知已久据横榻劇雄之任寵命惟新更須專席
之求徑被鴻樞之拜某竊覩除目喜倍羣情坐嬰符竹
之拘莫展門墻之慶

回程知府啟

賓從經過既欽候人之敬關征何問益為地主之羞尚勤文告之多儀有愧隆謙之厚德伏惟某官氣稟岷峨之秀異文窺揚馬之風流仗節西還早厲棄繻之志前驅所過曾誇負弩之迎茲奉計於三年即通班於兩禁聲猷所暨遠邇知歸某政拙非才令行無素叩堂曉賦深慙廣漢之威沽酒賦詩尚謹玉川之謝永言愧佩莫既敷陳

賀沈正言啟

伏審簡自帝心進當言路正人登用有識嘆嗟咸謂左右諫争之官惟是出入諷議之事考功課吏既無以程殿最之書辨是與非又不專當彈擊之任自非有夷達寡求之操而能秉質直不欺之誠則何以格非心於未萌之先復君德於無過之地恭惟比歲親覽萬幾開衆正之塗興太平之治副上所欲非公其誰伏惟某官學由為已而推以及人道本正心而至於格物重厚足以鎮浮動廉靜足以律懦貪特立獨行蓋舉世莫為之勸沮

安時處順顧外物何有於重輕退非務於養高進不聞於有喜惟盛德源流之自見先正典刑之存藏孫不忘宜有後者魏謩能繼是以似之必將陳善閉邪而務盡責難之恭獻可替否而不為近名之直若膏澤之浸潤若聲味之相成非堯舜不陳務引君於當道以稷契自許顧使已為良臣其久荷眷知倍傾意氣惓惓畎畝之念上以頌吾君得士之休渠渠夏屋之成下以致小智自私之喜依歸抃詠倍萬尋常

謝除待制知建康啓

峙中禁之儲於馬待詔嚴北門之筦用以分符夫何免廢之餘有此遭逢之異伏念某飄零暮景漫浪陳人中猶古井之無波外付太虛之擲影面觚稜而去國正爾萍浮手鑱柄以歸田遂玆樗散欻奉起家之命驟還持橐之班十國為連弗輕付與八命作牧宜屬老成過録虛名有慙專智玆蓋伏遇某官範圍元化隱括羣材凡登除吏之書必取知名之士猥容不肖辱在下風治大

國若烹小鮮安取煩苛之政履薄氷而待白日敢忘惕厲之思

謝王鎮江啟

叨膺明命假守近藩顧惟踈遠之蹤久荷劇煩之寄人微地重政拙心勞坐觀歲月之遷曾乏絲毫之報顧終更而已幸繄冒寵以何名況茲清遠之鄉猶襲外平之舊教條踈濶風俗阜安本聖朝所以優賢豈一介得以尸祿據非其所悖靡自寧伏惟某官學探游夏之淵源

文造嚴徐之義理長孺宜居禁闥暫為重於吏民望之雅意本朝行趨歸於左右曲借齒牙之論助成羽翼之私其比過邦封猥勤館候敦篤生平之至契周旋地主之多儀望數仞之墻悵莫陳於謝謁分一燈之照幸未遠於餘光傾頌之私名言莫旣

與水軍統制啟

外鎮長江久服韜鈐之妙負丞下邑行親隲鶩之書仰餘芘以知歸撫微蹤而自幸伏惟某官才望百夫之特

家聲六郡之良取螢弧以先登共用之謂有韎韋之君子多禮乎哉當敵馬之飲江突蒙衝而斷紲付征南荆門之事成周郎赤壁之名方展壯猶益圖顯績其空跡不學魯鈍非才半世宦途雖粗更於簿領六書吏考猶未脫於選階强從升斗之卑陬自笑生平之落魄哦松謝事敢尚友於風流杖策造門儻共觀於士戲春風駘蕩戎幕燕閒願遵六氣之和上副九重之眷

回交代趙主簿啟

一介修詞嘗展告新之敬八行委貺乃賢從事之臨喜期問之及時見交情之拔俗禮踰縞紵契協金蘭伏惟某官行重以威學優而仕沅江九肋之鼉固自不羣漢家千里之駒正應遠到某少淹簿領即聽鋒追夫何揚粃之蹤猥有匿瑕之幸輕車而就熟路日俟先聲尊酒而話平生行修永好冬温如許德履若何尚嚴宣納之宜垂副傾祈之悃

回曾郎中啟

望顏角以傾心欽然歲久攬詞章之在手穆若春溫仰陳義之為高愧勞謙之特甚伏惟某官承七相五公之裔懷千變萬化之才學有淵源笑行潦潢汙之易涸文傳正始備黃鍾大呂之相宣蚤追前輩之英遊妙絶諸公之句法風流三郡聲采一時襦袴之謡正應餘事江山之助益壯高懷暫休歷塊之蹤即展垂天之翼顧兹假守久已倦遊仕契百年荷親情之最異邦畿再命喜事守之輒同望門著以非遥悵音塵之坐隔新涼在候

燕處多閒願承眷注之隆益保節宣之適

與荆南到任啟

佐六官之長甫踏舊班帥十國之連屬勤遠略百口江潭之阻窮年氷雪之交懷綬知歸息肩有喜伏念某老於行役晚矣會逢碧落清都猶疑夢到蒼顏白髮久合歸休以言語侍從之華膺禮樂詩書之選人之所欲誰不願然正惟荆楚之故區中扼西南之要會顧憂所屬稱塞為難百里而半九十之時敢惜既懲之力一士而

賢百萬之衆恐遺執事之憂此盖伏遇某官建非常之
原開衆正之路杞梓而有數尺之朽每動嘆嗟琬琰而
易一羊之皮殆輕授受尚惟終惠曲軫深仁能者任而
愚者休行當引分勞以生而佚以老俾遂餘年

回胡和州啓

劉符江介善狀無聞將漕關中誤恩何取笑傒游之益
晚知懐禄之為慙餘論所加感悰特甚伏惟某官居今
而好古人之節起家而有當世之名此膝不屈於人寧

甘義辱與首俱睨於柱竟以禮還有嘉蓋世之英克壯長城之衛流民占八萬餘口之數不怠招來明府高三十五政之賢舉能誦說佇聞褒詔即步華塗俯眷衰蹤久違高誼未奉一行之信遽膺十部之臨令矜昔穤遐想風謠之盛貧家富壁尚分光景之餘謁謝無從占詞匪報

回莫揚州啟

投綬歸來久負故山之約追鋒入覲又躋法從之班曉

韡驚待漏之霜俟馬冗鈞天之夢猥慙樗散誤著鵷行此蓋某官著龜清廟之前陳杞梓鄧林之珍產詩書禮樂為令第一等人忠正仁明宜秩中二千石久已屈清評於月旦惠然發麗藻於春華仰惟貺施之隆莫喻感藏之至

回李邠武啟

分判之優號稱小選叙遷之寵登冠前行自惟非藻鏡之才難以据銓衡之地拜恩不稱賀德有歸伏惟某官

以八面受敵之資佐千里提封之寄問牛知馬吏畏於神明今袴昔襦民安於惠愛笑譚治辦指顧風生究觀剸決之餘盡付劇煩之會凝清香於戟衛難狥高情別利器於盤根要看能事顧惟譾薄夙荷眷知方圖啟謝之恭遽佩牋題之辱品評所逮愧無佳吏部之稱詞業難量敬有行秘書之嘆感藏兼倍報稱奚堪

賀宰相生辰啓

五百年而名世有開合德之符八千歲以為春願馨大

年之祝紛賀傣於公府錫備物於中朝四海傾心一詞贊慶恭惟某官稟天地中和之氣膺聖賢亨泰之期名在圖書夙識中興之佐志安社稷獨成不世之功援斯民於水火塗炭之深登太平於禮樂文明之盛壽域亘八荒之表金城維萬世之安方國家卜世以無疆宜福祿自天而未艾慶傳袞舄封誓山河釀滄海之水不足以飲公之勲汗南山之竹不足以紀公之德階符同耀拱宸極以常尊神嶽比崇鎮坤輿而益固永隆國壽共

對天休某猥以么微久叨鈞播望公孫之實閣莫廁下
僚歌史克之頌詩第傾善祝

回竇教授啟

拔尤士黨主善頖宮學有宗師人知矜式伏惟某官文
清而行峻心醇而氣和養弟子以萬鍾暫館諸侯之學
分圖書為四部行登著作之庭惠然徒御之臨賁以牋
題之寵悟色絲之隱字端是好詞賦木瓜之卒章第慚
匪報

與教授啟

竊伏海瀕久聞於高誼思樂泮水更咏於英游敢緊掾吏之冗曹得見古人之益友伏惟某官淵源自得議論有餘温純雅頌之聲特達珪璋之表談經廣坐重五十席而未休成書滿家奏三千牘而盡善久屈諸侯之學行歸六館之華某蚤歲倦游一官禄養追隨下走顧慙儉府之多賢矜式百為願聽鄭人之餘論參承不遠頌咏何窮春日舒遲鱣堂燕暇益祈保衛式副傾瞻

賀葉樞密啟

伏審眷用儒英典司樞筦太平有象外侮自消恭惟驩慰某官惇大而直方高明而肅括材無不宜而譽尤高於藻鑑道之將行而名已覆於金甌折萬里之遐衝方握五兵之要振丕天之大律行躋百揆之尊輿頌所歸斯言可必某蚤瞻先範令芘台躔闓成命之顯行先衆人而竊抃

謝安撫樞密啓

庇身幕府曾徽殿最之書會法銓曹必考歲時之要睠此成終之賜實緊大造之仁伏念某以至愚極陋之資無殫見洽聞之智井蛙之識寧與於滄海鸒鳩之勢僅起於蓬蒿通韋氏之經那識淵源之自守恬倓之訓粗傳孝謹之餘每憐人品之凡獨愧家聲之舊一官廷賞三歲奉祠逮庇職於軍書愧何功於禄食無官府庶常之事知解去之易然若考功六事之文苟庇全之大者茲盖伏遇某官道隆當世望重本朝精神早會於巖廊

功德勤施於上下尹茲東土少膺畢命之隆正是國人
行聽周公之入將舉萬方而被賜豈容一物之遐遺顧
么微今日之賁緣信鈞播異時之有託徘徊軒庭已深
感戀之私激烈肺肝敢負依歸之志

賀宋樞密啓

伏審峻膺休命入秉事樞付兵本於老成中外相慶列
儒宗於嚴近朝廷益尊恭惟某官學造古人之大全言
為當世之有用重厚之德足以鎮浮動恬靜之操足以

律懦貪守道弗移蓋舉世莫為之勸沮得時則駕顧外物何有於重輕退非務於為名進未聞於有意非天下至誠孰能與此宜天子舉國而以聽焉方將清心省事而休息斯民斲雕還淳以敦厚習俗丙吉以寬大為務能輔政於魏侯曹參知清净之宗實同心於蕭相更期廷告益副巖瞻其夙荷眷私喜聞除拜望相君翹材之館悵未遂於登門上聖主得賢之詩尚廣求於所部

賀葉樞密啟

伏審顯疇民望晉長事樞人知帝室之益尊士識上心之所嚮恭惟慶慰竊以某官經術足以謀王體而斷國論行義足以厲風俗而厚人倫伊尹處畎畝之中已負致君之畧賈生言治亂之意蚤陳憤世之書請尚方劍而當宁竦聞呼大將軍而在廷屬目蔚然公輔之望久矣江湖之鄉宣力四方而莫敢或遑寤主一言而不以為泰惟士之特立獨行有如此者豈利則枉尺直尋亦可為歟果湏千載一逢之時立登三事大夫之行眷言

兵本折衝之地必有廟謀先物之幾從容帷幄而為國勢之重輕慷慨議論而起士氣之媮惰子玉有禮而晉君為患長孺守節而淮南寢謀成道德安強之威固方享太平之福用文武長久之術亦宜惟往事之師用宏萬世之休遂正三公之拜綦辱知舊矣聞命灑然賢路光亨益喜治朝之盛餘生晼晚頗均田里之安顧賀厦之無從第摇旌而莫喻

賀周樞密啟

伏審疇咨雅望進執鴻樞繼吳陸於內廷親承睿奬得頗牧於禁省寵軼前聞恭惟某官多讀當世未見之書獨為古人有用之學敷議動衆成書滿家玉振金聲洋洋乎終始條理之事周情孔思炳炳然仁義道德之言獨顏子能當聖耦之稱無仲尼不在弟子之行青錢之中萬選雖兩科適以恩公黄麻之似六經信斯言可以行遠禮樂大備典章一新久已處君民於堯舜之隆固將易軍旅以俎豆之事當兵本折衝之地佐廟謀先物

之幾克壯之猷即授以柄蓋在内為姦在外為宄非聖人孰能去兵若善戰不怒善敵不争惟有道乃能持勝偉哉不世之遇有此非常之勳君臣相得而益彰福禄方興而未艾某辱知舊矣聞命灑然奉詔起家早借丹青之潤量材制器又歸埏埴之公方君子之得時屬奉使之有指未遂掃門之役不勝賀廈之私

又

伏審顯膺睿簡寵正元樞中外竦聞兵民相慶咸謂國

家以碩大無朋之福全付畀於弘毅任重之臣從容聲
氣而為世重輕慷慨論議而制時予奪風采所向姦宄
自銷上方兼注於安危一士信賢於百萬國之衛也天
實為之恭惟某官卓然公輔之姿加以聖賢之學危言
正論蓋嘗攖神龍而批其鱗憤世嫉邪幾欲挫虓虎而
奪之氣器博固難於近用道大何病於不容張湯敗而
長孺之言乃聞主父見而天子至為太息側聞於明目
張膽之地所進皆憂國愛君之謀知無不為言底可績

綱紀百度勤勞四方來君叔俱安兩義不有其功鄧將
軍深有大度乃授以畧葢大器莫先自治而上兵所貴
好謀將措泰山四維之安必建金城不抜之策充國上
便宜之計以逸致勞李牧為收保之謀成功在久惟公
造膝與世維心遂垂竹帛之勲進列公卿之位㚒屬將
使傳阻拜省庭紓一縗於千仞之淵夙荷生全之賜持
左引於羣材之地親逢器使之公幸會居多依歸莫喻

賀黄樞密啓

伏審親承帝簡晉秉事樞方武王之殄世讎要同心德
宜漢家之本兵柄兼注安危得賢當百萬之師逢時慶
千一之會君臣遇合古今所難竹帛圖功漏刻以冀恭
惟某官著書明孔氏百家之意得名在京師諸儒之時
非王道不陳本孟軻之所學以天下自任若伊尹之先
知義不少貶於羣枉之間志在大亨於更化之後山林
臺閣正自何心富貴功名固應餘事徧歷侍臣之省尤
高夕拜之風批勅毅然有宰相之器回天力甚皆仁人

之言今國家恢祖宗萬世之休攄神人三紀之憤首圖
望實登用老成中外屬心兵民望賜率其子弟攻其父
母彼方倒行而逆施之綏厥士女篚厥玄黄吾將不戰
而屈人矣然而非有先定之筴則亦難成必勝之功高
祖百戰而志不衰光武大敵而勇乃見小有利鈍不為
重輕幾益廣於上心期竟成於有志秉白旄而仗黄鉞
佇瞻戎輅之威儀清宮禁而奉寢園大慰中原之父老
惟公懋績永世有辭某伏謀除書喜新衆聽述王褒之

頌上以贊吾君甚盛之休名鄭公之鄉下以志小智自
私之喜

賀蔣樞密啟

恭審進司樞筦入踐政塗釋筆硯而秉化權踵公家之
盛事下臺門而見府吏掩詞禁之前聞禮敬絕於坐中
風采聞於天下用儒之盛於古有光恭惟某官躬上賢
之資懷先聖之道誠參高厚氣備中和粹然金玉之難
名肅如宗廟之秘寶登泰山而識介丘之小衆推儒術

之宗望喬木而知故國之尊家有世臣之烈雖公侯子孫必復其始而文章言語與事相侔功業逐日以新富貴吾所自致器博函牛之鼎音諧儀鳳之韶學士聲名青錢之中萬選翰林制作黃麻之似六經偉天地之中間猶日月之皆仰無仲尼不在弟子之列若伊尹自任覺民之先鴻惟斗極之居象法神幾之府版泉七十二戰黃帝不能以去兵相州六十萬師郭令猶為之不守蓋善教莫先於備豫而師律所禁於否臧要為堂上之

奇無蹈泥中之鬭徐收應敵之謀必有順人之實近考傾輈之載路追懲畫餅之虛譚以起非常之原不負平生之學鵠廳黃閤榮遇巨量象畀丹書登載何極某蕞然陋器舊矣下陳控大廈以飛鳴望洪爐而踴躍效一狐之腋慙非粹白之求濡千兎之毫顧罄汗青之述

平江到任啓

薦將使指方叨內地之榮就畀守符俄竊輔藩之重俯揆幺微之迹仰知君相之仁伏念某名迹湮微技能短

淺適際休明之運屢叨煩劇之除曾無善狀之可稱豈復趨榮之敢望眷茲會府密邇上都地扼五湖衣冠指為走集之地城連萬井人物夥於昇平之時自揣何堪實難仰稱茲蓋伏遇某官以伊周之業為己任以堯舜之道事吾君雖當極盛之期不廢兼收之路猥涓便郡俾效寸長某敢不虔奉詔條力求民瘼儻萬一有絲毫之善亦庶幾酬造化之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回知縣到任啓

伏審暫屈長才俯臨百里官得祥明之長民歸慈惠之師遲公之來惟日為歲伏惟某官有先幾之智而行其所無事有絶人之藝而守之若不能名在諸公之間身兼數器之用法當治劇將以考功政有能稱即應名見眷言治邑介處通都春秋玉帛之往來冠蓋舟車之走集雖一歲之通不可勝計其費然萬室之賦豈得謂無其資譬諸不龜手之方在所用耳副以屠牛坦之技定饒為之某猥以庸虛幸聯參佐方欲通名而未敢遽蒙

損教以相先與黼黻之觀已拜多文之寵入芝蘭之室
第勤與善之心敷謝之誠趨參可既

與知縣啟

入芝蘭之室未慰夙心聞弦歌之聲猥同王事顧慙窊
陋獲造先榮伏惟某官杞梓上材璆琳異稟智周事物
若龜卜數計之無遺學造精微譬魚躍鳶飛之自得小
試割雞之用衆稱展驥之淹行觀三異之上聞即駕一
封之乘傳某學無所得仕不知方敢不盡心行託同僚

之好告之以善願承君子之規春日舒遲公堂勝暇尚
祈保衛益副傾瞻

回姚平江謝到任啟

伏審躋榮冊府擢正輔藩國用循良民知休息伏惟慶
慰其官度遠不形於畛域學優已謝於筌蹄家有吏師
鄙昔人之泥法上知卓行特懷器以須時適勝吳門令
為馮翊雖詭辔之馬調御為難然脫淵之魚駭波奚賴
會當屬意於簿書獄訟之外庶幾策勲於閭里愁歎之

中當世所期於公為稱其自維虛冒竟意俾除推譽過
情固莫當於委蜕平生稱許殆難避於賞音忻快之深
占寫奚盡

回孫秀州謝到任啟

伏審森陳牙衛甫見吏民一頌寛大之書四溢中和之
頌伏惟慶慰某官家有經綸之遠業身先英俊之諸儒
抱槧懷鉛蚤騰茂實牧人御重今見長才圖荒政於左
餐右粥之間息愁歎於五袴一襦之外眷言暮齒獲聽

風謡三輔有聲行即舉漢家之最萬物吐氣能為復春陵之篇猥承謙眷之相先辱貺牋題之甚寵凛有歲寒之義散為春藻之華陳迹已空猶是粃糠之舊俳優竟晩但驚城郭之非懐抱之私參承以既

賀曹紹興啟

伏審報成郡政擢長帥符載宣節制之威一埭吏民之聽眷知彌厚進用叵量恭惟其官以敏鋭兼人之資有慷慨濟時之畧投刃肯綮恢然游刃之才受命歲寒凛

若後凋之操早振中都之風釆久傳益部之聲詩迺睠東郊密依帝室處萬壑千巖之勝居五侯九伯之雄自非一代之名流孰副公朝之盛選舍蓋公於正寢知家世之可師登黃霸於潁川想詔除之可待朞𦙍聯親契喜聽郵音顧坐阻於分封悵莫陪於賔履其為忻頌莫既敷宣

通問王舒州啓

望夫子之門墻敢闚全美備南陽之幕府乃竊餘輝豈

緊幸會之來大過平生之望輒攄固陋上冒等夷恭惟
某官以高明傑異之資負廣大精微之學禔身有道敏
於事而慎於言稽古之文閎其中而肆其外偉哉全德
之君子卓為當代之能臣自時執法於殿中久已知名
於海內謀謨而合上意議論而動衆心側聞廣厦之蕪
閒屢貢封章之剴切發姦擿伏衆髙三院之威聲興禮
舉遺一掃曲臺之聚訟漢廷無出其右天子益重其才
内閣清資不妨寓直名藩要地少示均勞髙情肯薄於

淮陽治最果優於馮翊賣刀買犢而人問務本問羊知馬而吏不敢欺好賢容水薤之規美俗藹禰之詠久不見賈誼興宣室之思果來名參宜趣舍人之計其少而失學仕不知方已甘控地之卑飛自笑面墻之何見頃終更於泉府偏玷列於右曹念惟兩鎮之職官自昔有唐之繁使與聞郡事總授軍書緑水紅蓮莫副風流之選襃衣大袖敢為舒緩之姿誓殫十駕之勤仰覬二天之芘趨承不遠喜懼交中春日舒遲黄堂勝暇顧謹

節宣之適用承眷注之隆

通問呂池州啓

厭直明廬暫屈股肱之郡負丞兹邑行供鴈鶩之書自
憐寅幸之多獲託寛明之下敢忘分守輙布依歸恭惟
某官實大而聲宏芒寒而色正登泰山而識介丘之小
於道為高望喬木而知國家之尊所見者大坐閲四朝
之舊晚膺二聖之知合堯舜之典焕然成章鄙齊魯之
儒斷以能事方倚蕭何之相國適須龔遂之安民知馬

問牛一新舊俗昔襦今袴立播謳謡行興宣室之思遂冠前疑之列其庸無殖學朴有教忠半世仕途雖粗更於簿領六書吏考猶未脫於選階悵艱難險阻之備嘗知潦倒麤踈之無用強顏寸廩斂板下陳對二松而哦其間敢一循於故迹述六職以輔其令尚勉繼於前修庶幾善事於上官萬一獲伸於知己拜庭伊邇矯首知歸

囘知録求薦啟

識小異於稠人長懷永好傳高文於四坐更荷珍投惠然使价之臨猥自聽聞之誤伏惟某官聞望太平之髦士從游英俊之諸儒再見而位上卿難量遠業一日而薦七士會有當人俯勝踈蹤正慚窘步在昔相須於滿歲於今猥乏於衍章祭竈請鄰顧高情之安取通波易漕竟後悔之徒深度在仁明諒玆悃愊糾曹多暇秋氣日佳願加尊養之方佇看摶扶之舉

回封州太守啟

積年去德愐然音驛之疎萬里貽書恍若平生之舊凜凜歲寒之義英英春藻之華伏惟某官問非一師身兼數器過都越國蚤騰天驥之稱錯節盤根屢試硎刀之妙小駐雲霄之步一蘇嶺海之民即聽鋒追入躋臺從眷言契闊日費傾馳晚歲倦遊未遂歸田之請故人得路佇分共績之先千萬欲言咫尺難罄

謝太守啟

談游無取方升君子之堂讎校非長遽館諸侯之學居

有事賢之幸退慙養士之仁竊以一卷之書尚由師友之教千乘之國盍恢儒藝之方矧扶風馮翊之邦愼黨庠序術之化垂籤揷架擬石渠天禄之藏斷簡殘編備魯壁汲書之富惟古今之並列寔眞贗之相仍凡章句義疏之文與偏傍點畫之字必假朱黄之正庶幾魚魯之分宜得該通使之刪訂豈容不肖亦游其間棊也讀書不多識字有數幸年歲之未暮憑文章以自宣斗酒百篇無復長安之豪氣一唱三歎空餘清廟之遺音累

十上而敝貂裘分無真賞一再見而賜拱璧乃辱謬恩知我者希得此蓋寡此蓋伏遇其官以藩鎮之重屈韋布之流凡一時賔客之間皆天下豪傑之士裂裳裹足無復四方之游抱槧懷鉛益精六藝之術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贄見太守啟

篚楚塵埃之吏身辱在於泥塗藩維屏翰之賢勢迥高於霄漢敢越部中之賤冀收堂下之言伏念某猥出諸

王孫之家曾無佳公子之譽生涯何有飢寒嘗走於路隅學殖無聞佻達見嘲於城闕井蛙之見不踰於鈌甃溝鷂之困未脫於汙泥固嘗掉鞅於藝塲竟復暴鰓於級浪三山凝望風輒引船千佛登名手徒加額黽勉一官之延世經營三釜之及親几案徒勞簿書蘘委障西風之扇敢謂孤高歸南山之廬未能獨善跛鼈終難於千里棲鸞又托於一枝投刀雖愧於善藏血指僅逃於學製高士不為主簿何懲流俗之譏能賦可以大夫會

有賞音之歎仰止登龍之地時哉薦鶚之書奉已知歸
傾心有待恭惟某官博洽得行秘書之號仁明有古循
吏之風人託帡幪盜除囊槖流民占八萬餘口之數越
古所聞明府高三十五政之賢於今創見行拜黼黻冕
旒之賜盖彰戟纛兜槖之雄矧上方力超兩漢之隆而
高第間補九卿之缺頴川之徵黃霸若稽古訓之甚明
河南之薦賈生未許昔人之專美丹砂赤箭儻在兼收
方桷圜椽固應適用宜比祥金之躍願言良治之歸去

不待麾已恕事官之慢用而反令又矜將母之私惟大賢曲示於優容故戭子敢干於洪度誠得如洛陽史望見而備孝廉之數或能為楚公子奮發而收下容之功

贄見運使啟

箠楚卑官分甘下走鄉閭晚出且乏更題惟竊嚮下風之行謂當在弟子之列蓋聞賢者引類之事特以公道得人為心舉子舉讎固非有激匪親匪舊豈得盡知三書而干宰相者欲及可進之時一日而薦七士者適彰

兼聽之美門無私謝政以何嫌啟輒數陳孰為篤信誠使異時相望於衆正之路庶幾此事無愧於太平之朝茲舉世所為深嗟豈不肖得以妄議伏念某讀書不多而蚤有科目之累應舉甚拙而偶成祿養之謀潦倒麤疎動不切事淒涼奔走甘為折腰顧方自於山來了未更於世故近無以買游士寓公之目上不能借當世有位之言鞭策疲駑彌縫短橛如拆襪線如折轅車敢論千里之功何意寸長之用分無舒翰見而異之今遇盧

公死不恨矣伏惟某官藴奥聖賢之學高明經濟之資博施以仁而不蹈問無齒决之偏理財以義而立有混若泉流之富言無忤色令若負霜上知堪任於公卿詔謂循行於京輔就車遣訟衆驚朱博之神明躧履見賢身屈勝之之威重鋪觀鉅業巨識遠圖宜斯文以為統盟誠多士之所寄命附驥甚寵那止一時墮甑成名固將百世况玆負弩之賤嘗親跪履之恭出婦嫁不越鄉要卜平生之遇化金成於點礫正須變化之神將使韓

愈獲禮於主人之門敢忘豫子當報以國士之義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錢運使啟

伏審論譔奎圖將輸郊甸天威咫尺暫來面棘之朝禮樂光華親被臨軒之遣先聲肅物屬部歸心恭惟某官卓然公輔之姿加以聖賢之學英辭麗藻足以潤金石而諧韶濩崇言閎議足以判矇聾而契蓍龜家近三台時論美衣冠之表貴傳七葉世臣推忠孝之宗周旋資

望之最隆簡汪上心之已久飛英騰實不愧古人持節分符幾半天下惟出處君子之大致而命義臣子之當然究觀用舍於十年之間孰窺喜慍於兩忘之外一封而駕乘傳果膺賜覲之榮再見而位上卿遂當萬乘之意少展佐王之略益籌裕國之功矧兹漕輓之成謀固自笑談之餘事佇聞課最即侍禁華某猥以縣章屬居使部鄉老之輿三物屬號名之咼來刺史之布六條顧奉承之獨後仰矚外臺之峻即修下吏之恭燕賀良勤

皃趨有待

賀汪樞使啟

恭審使表樞庭恩均宰路視諸故府實國朝圖舊之章高出在廷有天聖押班之制肇茲曠舉簡自上衷得位與時旦暮千載允文且武今古一人竹帛垂名漏刻冀見伏惟某官量閎而履正資裕而器周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優入聖賢之域窮所不為達所不與夙成 公輔之資以帝堯咨命之臣膺畢公保釐之任儀刑著定寤寐

老成簡書登載於來歸天子興嗟於見晚從容端委感會精神仰承環極之尊益示泰階之應及國家閒暇之日成道德安强之威若神龍虁淵泉之珍而猛虎爲藜藿之衛内寧必有外患雖聖人莫能去兵近悦然後遠來惟仁者可以無敵維公造膝率土繫心畫行伊昔之言大起非常之烈朞喜傾意氣與有光榮飛鳴厦屋之成踴躍大鈞之播禮之過而賜之大慙國士之誤知施愈博而心愈卑識君身之且相重惟窘步絶意通津如

涸轍鱗如病顙馬正假揚波於碣石或能顧影於瑤池
抱槧懷鉛敢云越俎奉令承教猶可著鞭叔孫之謂聖
人兹維時矣俟生之有矜色未許先之且慶且祈以抃
以躍

回霍少卿啟

十年去德有懈音驛之疎一介踵門忽拜函書之辱凛
若歲寒之意散為春藻之華坐念聲容怳如疇昔恭惟
某官清標冠世令望在人言若波瀾葢窮之而益遠道

如金石雖闇然而日章顧惟静退之有年想見涵養之益厚竹閒亭復徑步高華其人已倦游不堪治劇空懃謡俗蔑聞襦袴之音尚喜官曹曽識芝蘭之秀何時一見畫布所懷寒事方興端居有暇顧保節調之適式符頌祝之深

回都統啟

賦祠官之禄方竊便私假支郡之符豈堪共理念昔淮墳之奥壤為今邊圉之要區方猾夏之未平正防秋之

當務宜有文武兼資之士以圖樽俎折衝之功自省妄庸恐辜憂寄茲葢其官智勇萬人之敵功名一世之雄號令凜凜有前賢之風方畧恢恢謝古人之學五侯九伯實專賜斧之征寸地尺天盡副披圖之望重惟秉障預在提封方須告命之頒即上記曹之問義先謙柄過形慶勞之勤道出和門佇快軍容之覩其為感頌悉俟占陳

囘太常少卿啟

筆槖清班何缺馬牛之走藩籬僕翮寧堪鵷鷺之行誓將歸卧於故丘敢復貪榮於末路石田茅屋久矣就荒玉佩犀簪斯馬假寵此蓋某官學紹商周於百世名高齊魯之兩生定章句為十二萬言當益彰稽古之遇均清濁以八十四調豈惟觀雅樂之成曽是名流猥加惠顧享敝箒以千金之具撫朱絃於三歎之餘欲厚報於珍投第難忘於永好

賀朱少卿啟

伏審就陞卿寺仍總軍儲人知久任以即工士以當賢而勸賞矧太府周官之舊而明經漢相之家再命而益恭茲甚盛德之事一物而三善抑為有國之先恭惟某官璠璵清廟之前陳杞梓鄧林之珍產心醉六經目營四海憂深康濟下遂萬物之宜外撫諸侯世有經綸之具封命之書昔藏魯廟陰德之報今在邢侯美哉衣冠文物之所存信矣詩書禮樂之在是賢德淹時之久逢辰更化之初眷言細柳之宿師往即飛芻之重寄占列

星之次遠而有先通面棘之班予以馭幸方將引敖倉之粟以益佐關中之饋積淇園之竒以大張河內之師坐成不世之功用對非常之遇某況迷薄領聘絶使華聳壑昻霄快睹貴名之皃皃震風凌雨偷安夏屋之渠渠阻陳吏屬之恭第劇頌言之至

回監司啓

奉奎壁之儲雅重承明之選接井參之分昔稱用武之邦退然衰朽之蹤冒此便蕃之寵會逢何幸庇賴有歸

伏惟某官朝廷夙夜之賢禮樂光華之使褰帷問俗眼光空豺虎之羣持槖須賢羽翼正鵷鴻之侶趣馳軺驛奪我輔臺某甫見吏民方圖啟問占朶雲之字過為慕菡之光霽繡衣之威知遂寛條之庇

賀李太尉啟

伏審進位本兵入司環衛轅門交慶巖陛增隆恭惟某官心羅武庫之精兵神悟穀城之祕略濟時憂國蚤有壯圖斬將搴旗正應餘事固嘗鳴劍抵掌而馳伊吾之

北何止平齊下趙而會滎陽之郊談笑折衝精神滿腹
走阿瞞於赤壁已著殊勲迎大駕於渭橋行觀盛舉惟
掌武貴班於二府而周廬宿護於九重以彰不世之勲
以侈非常之眷嚊爰交焕帶礪無窮甚竊讀制麻喜深
情素行冀班荆之遇少伸薦芴之恭

回鍾離運幹謝及第啟

伏承射策楓宸陞華桂籍仕優而學益知稽古之勤業
患不精果遂决科之志貴名愈白命服增華伏惟其官

經術詳明天資蘊藉允矣搢紳之雅望粹然庠序之醇儒學古入官聊展四方之志力行待舉未忘一戰之謀成書益富於縑緗下語更精於虀臼賈勇萬人之敵登名千佛之經有志竟成已蜚英於帝闕得時則駕行闊步於天衢方圖慶問之儀遽荷緘詞之辱永言慰喜莫罄敷宣

回吳提宮求辟啟

望衣冠之甚偉甫辱雋游憑文章以自宣更勤遠貺醜

顔莫稱過聽謂何伏惟某官超騰洼水之姿秀發鄧林之産固自風塵表物知遠到之難量可是莞庫中人悵高情之莫論適吏文之有閡無虚辱以增慚尚覬仁明俯矜悃愊

與提幹啟

泛芙蕖於坐中久傾賓幕書雁鶩之紙尾行踏吏塵仰寛芘以知歸撫微蹤而自幸伏惟某官身兼數器問非一師乗雲氣而負青天與道為偶駕輕車而就熟路遇

事何勞便應闊步於亨衢聊復分先於使傳交章車府名對路朝賜雙璧於立談佇觀能事取九遷於一日遂掩前聞其技拙黔驢名同鄭璞宦游半世粗服官箴吏考六書未離選調早笑生平之落魄晚甘升斗之卑陬對二松而哦其閒無復風流之士述六職以輔其令尚惟簡靜之師苟逃呵譴之文當識依歸之自趨承不遠頌詠尤勤

回呂侍郎啟

明詔視師率循故實行營命使昔用輔臣猥如積毀之生難强既愆之力拜恩不稱佩德有歸伏惟某官學貫群言聲馳九牧汲黯宜居禁闥雖重淮揚之郊蕭生雅意本朝行典尚書之事眷言絶俗之論肯收衆棄之蹤更蒙贊喜之相先益愧移書之不敏獲劉公守相之問固賢從事之臨誦義之督將之書更識憂時之藴

賀吏部侍郎啟

伏審顯膺帝制進貳天官銓綜得賢搢紳相慶恭惟某

官以剛大之養輔高明之資詞氣雄深下視建安之餘子議論淳備追還正始之遺音早推省戶之名流雅是禁闈之清選方國家尊士夫以勵名器肅流品以正官曹非詳練多聞不足以嬰事劇而振滯淹非端毅有力不足以破吏姦而明鑒裁付妍媸於水鏡夫復何私寄輕重於權衡其誰不服益考甄量之政用觀經濟之材佇究遠猷即須顯拜某辱知最久聞命增欣莫陳賀廈之私第切登門之願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錄副貢生臣杭光晉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定庵類稿卷四

宋 衛博 撰

上陳[illegible]言論治道書

[illegible]民之道[illegible]於天下之士自一縣一郡至於

[illegible]郡大[illegible]之[illegible]甚矣天下之事豈有能

[illegible]本人情者哉人情者何欲惡是已嘗試以吾欲惡之情

而求之不順乎吾情則惡之所欲者得所惡者去而吾之

情泰然無餘緼矣然則天下之情豈有異於吾情哉聖人知其然也其治民之道一本人情而為之節文爾故凡禮之可行法之所不禁皆人之所欲者也禮之所不行法之所必禁皆人之所惡者也聖人豈固為是求合於人之情哉天下之事不能自外乎人情而人情則禮法之所由起也是以聖人之治簡而易知優游伴奐視天下若無可為初不若後世之擾擾多事者一本於人情而已非本於人情本於吾之情而已故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治天下可運諸掌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矣
昔者孟子論三代之得天下其道蓋不加毫末於此今夫天下者一郡之積一郡者一縣之積所治者狹則其所操者約則其行之也宜愈易然而古人用之於天下而有餘者今人用之一郡一縣而不足此其故何哉記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語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古之人其欲惡之情所以不異乎天下之

情者由是而已夫惟一有汩吾之欲惡則吾之情與天下之情畧不相似矣甚哉欲惡之易汩也甚哉所以汩吾欲惡者之易入也聲利以誘之富貴以淫之權勢以移之便佞以惑之嗜好以蠱之而吾之情方且淯然無適於其中所欲者未必非天下之所惡所惡者未必非天下之所欲以是而加諸人將有不勝其獘者而况於求治哉求之而不得則曰今之時異於古之時時異則事異軍需國費之不供民頑吏黠之難化廚傳使客之

督過而吾之治有不可為設或為之則又曰非小咈乎人情不可也嗟夫是豈真不可為哉夫民頑吏黠之難化廚傳使客之督過此固不足為若夫國費也軍需也令郡邑之所尤病而愚謂是二者條目素具皆有不待咈人之情而易知易行者世閒是說則以為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然昔嘗以是告於有位者矣試之一縣而一縣之事治試之一郡而一郡之事裕然常有餘信乎治道一本於人情顧吾正心行恕之術何如耳昔者西漢之盛號稱循吏

者不過龔黄輩數人而史之所記流風善政初無動人耳目可書之事語其商功射利則無薛宣朱博之才語其抑强扶弱則無尹翁歸張敞之斷語其發奸擿伏則不及何並趙廣漢之明令之所謂迂闊重遲之人耳然其庶幾德讓君子之風亦必有道矣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嗟夫安得是人而與之論政哉仰惟執事宏毅之操任重道遠中和之德修道以教凛凛乎風烈之所自其淵源涵養所見者大是宜與天子共成政平訟理之功而非俗吏所能

髣髴者也頃者勞於侍從之事出典三輔之政據浩穰繁劇之衝而莅以重厚鎮浮之德臨輕剽浮靡之俗而服以安靜不擾之治正心誠意於一堂之上而斯民之情各得乎四境之內上下晏然福及千里其必有得夫古人之用心此某之所為思見而未獲者今乃親身見之是宜奔走以就下風久矣然某也辱寓封部之中倦游無賴不敢遽以客禮自通今將去之上都念終不可以不見也故輒誦所聞以形容盛德之萬一非苟容悅也惟執事進之

與人論民兵書

某聞今議者知外侮之可憂而不知內患之可畏內患者何姦民是也往者靖康之變乘時崛起立名字據郡邑者橫潰四出屠戮焚剽斯民魚肉百倍於金人蹂踐之禍征誅招撫兵分力屈外詛內訌蓋十年而後定此其徒豈人有智勇之資戰鬭之能哉舉皆閭巷之小民桀黠游惰不事生產平日棄捐父母妻子相與遊嬉羣博聚飲尚氣使酒小則聚而屠沽大則亡命盜販抵冒

法禁不自齒於平民天下有釁鋤耰棘矜相率而猋起遂至於不可撲滅嚮之閭巷之姦而今為大盜之資此安可以忽不加省比年以來富家大室擅兼并之利誅倍稱之息械繫設於私室椎剝盡於膚髓貧民下戶雖之到骨譸張怨詈所不堪聽頃在田間實所親見當知幸亂之衆何止曩昔起於貧窮而狃於輕剽者雖然若此之民所在而有未必皆能特起至於徽嚴衢婺建劍虔吉數州其地阻險其民好鬬能死而不能屈動以千

百為羣盜販茶鹽肆行山谷挾刃持梃視棄軀命與殺人如戲劇之易飲食之常異時有司之所不敢呵問其貪暴殘鷙之心特未有以發之耳使其時有可乘事有所激奮臂一呼正在此輩尤不可以不察當是之時朝廷能忘内顧專志外侮乎然則於今之計莫若檢舉往年忠義廵社鄉兵弓手之制别行討論厚立賞格多為爵級多給告命州委之守縣委之令勸誘豪民糾合鄉里應募之士姦民惰卒亡命廢錮之人盡得出於其間其

願保鄉里者為一將其願衛邊者則為一將明諭之以不刺面不涅手事已則復歸田里為之糾合者及幾人授某官滿歲無過增某秩有克獲者受某賞其在募之士爵幾級賞幾等皆當倍於弓兵賞格之舊訓之以坐作齊之以等級糾之以主率居可以備他盜保桑梓行可以補卒乘助邊防無向來椎剽嘯聚之虞而良民有得安田里之幸一物而三善從之昔者六國之士雞鳴狗盜不廢於齊公子之門齊之客安取此哉凡以收拾

天下之軼才耳軼才天下未嘗無之有之而不見用於世其發正未可知耳劇孟俠徒也漢將軍得之如一敵國安知豪傑之士不出吾籠取之中伏惟執事念靖康不遠之鑒録古人養才之意思有以洩姦民之心消大盜之資而收狙詐之用弭内患於未形專成功於北顧實立國之基而固本之道也若夫議法制之詳則乞下之有司惟執事裁幸

求薦書

其聞之古之薦士者固多若得薦一士而再三加意焉者閲千百人乃一遇耳人必知之而後薦之一經薦者是為知己至有登龍薦鶚之稱而況於再三薦而不已者乎非其知之深不能也豈惟知之深非至於心相知不能也是故一日而薦七士者不自以為多終身未嘗薦士者不自以為少在乎知與不知之間耳三代遠矣漢唐以来史之所載惟蕭何狄仁傑之事卓然相望于千載間猗哉其不可掩也方韓信自楚逃来蕭何薦之

沛公沛公不能用信亡去何親追得信又以薦之沛公許以為將矣必欲以為大將以為大將矣必欲登壇備禮以命之天后嘗問宰相之才於狄仁傑仁傑以張柬之進天后納而未用也他日復有問焉仁傑進柬之如初天后卒相柬之如仁傑言是二子者豈技合於一言遇之於一日者之比哉非必知其可用用之而必可與辦大事成大功上則君蒙得賢之福下則不累吾賞拔之公其敢瀆告之若是哉其敢必之以將相之任如吾

所欲哉自今推之所以成漢業復唐祚微韓信張柬之幾不能底於大定其不負所知亦大矣其視後之人循故事應尺度嘗試以進者亦有間矣抑聞之古之君子其事君行已立政立事凡所以自處者要不可以苟合將有為也將有言也必其見之明知之審患不言耳患不行耳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成進則有以信於君有以信於民退則有以信於吾之心是故事君而每輙變其說者欺其君者也欺其君者欺其心者也是商鞅之

事孝公也是士君子之所不為者也往者趙中令進二臣於藝祖矣藝祖未之録也異日復進焉亦未之録也他日又進焉藝祖怒毁其書投之地中令俯拾納諸懷以歸他日復表飾以進於是藝祖大悟藝祖之悟非特悟于此二臣者也中令之舉非特區區于此二臣者也凡其君臣之間將有為將有言者於是胳然盡得於精神之際德日起而大有功傳無窮而施罔極未有不由於此也嗟夫大哉君子之用心也大哉古人之用心也

後之君子有志於世者可不務乎伏惟執事先生以文章道德為時名卿其事君立朝修身制行可以不愧乎古之人矣某也一介賤士鹿鹿於薄書塵土之役自度無寸長可以表見於下風執事者過聽固嘗以其愚不肖之迹上累知人之明縣官以為可賜之階陞之恩矣然某猶自謂朝夕備趨走受教令於戟衛之間在諸從事中獲溫顔被恩意若尤異非他人比者因伏思念前之所以進之者則固知之矣今之所以恩意之異者則

尤知之矣知之深遇之異則其之所以自期者固不應淺鮮矣是以敢進乎前說而欲以改秩之丈重累於門下也然是舉也自他人言之則為瀆自知已言則未為過雖某之愚決無足以望古人之藩籬庶幾其萬分然區區所期乎先生以古人之用心者如此先生光明盛大之業上知之矣民信之矣歸而佐天子秉大政進退人材其所成就視前數公何遠之有夫季布之得名曹丘揚之也燕王之得名郭隗先之也伏惟執事先生録其

歸仁之心而遂其自厲之志施恩於曹郭一夫之賤而收名於漢唐寥寥千載之間以上繼中令之勲績使天下之人知執事之樂於成人也如此能為薦士也如此能儷美古人也如此其之能自力也如此能取特達之知也如此能成人主千載希闊之盛舉也如此聞之四方艷之一時傳之子孫以資說士顧不偉哉惟先生少垂意焉幸甚

序

穽錦編序

選舉之法壞而上之人始以文章取士士非以此無所求官故文章日益工而道日益散陵夷至於後世好惡蠭起科目紛更士既累於得失而眩於所守益輕棄其學以逢時好場屋之文與平昔之學遂為兩塗略不相似矣余自幼雖習進士舉然性不喜讀時文今年下第東歸過其同舍生生曰子亦知夫子之所以不售者乎不習時文齒豁目昏此太學之諺言不爾雖至老不可

得也余盖聞退之言嘗自讀其所試不啻俳優者之詞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盖自退之已不免矣吁可歎哉今余以家貧親老求舉進士亦必至於得而已茍必志於得而求之以不可必之道是豈人之情也哉於是盡取世之所謂時文書其善者而伏讀之凡時文之學類以善漁獵戕賊竄竊摹擬取青媲白肥肉厚皮為上真柳子厚所謂以文錦覆陷穽者然而世之觀者眩焉余不幸知之而自投於陷穽之内乃名其編曰穽錦非

以名斯文也將以識其所學而亦其心之一日不忘乎堙穽徽錦載鞭策鳴和鸞以安行乎康衢大道庶幾得遂此志云爾以其甲為賦乙為論丙為策而序見於此焉紹興乙丑十二月望日書

送王伯時赴丞連江序

丞於邑其位為最尊其職宜與令分政而治然後世縣道浸輕為令者往往好專權以私已而不復分政於丞丞亦惡其専以軋已而不以誠應於令上忌下怠而各

不得安其職丞之位或幾乎虛設夫惟如是故置丞以
來閱數十百年而未聞一人善於其職著稱循良者良
有謂也自近年以來此弊尤甚士皆庸懦軟熟委權避
勢為苟禄養妻孥計者然後肩就不然則亦恥任其職
不然則他邑之令疲癃不任事者易置而為之耳吁可
怪哉吾表兄福唐王伯時得丞連江人謂兄貴公子肩
從州縣之游而予獨以為不然伯時平居刻志慎行歛
然自處於不足不啻里巷之窮儒其所稱皆六藝之文

異端之學則不注於其心其商時論事極世俗之情態與夫姦弊之囊橐若龜卜數計之不僭寛然攸然若萬頃之陂有不見其涯涘者矣是真可以牧人惠衆必有以輔長而安其職者矣異時著稱循良為標的於後世者當有望於伯時矣余幼時侍家公官秦溪始及見兄越七年以家命從事福唐與兄從游數月飲酒賦詩往往極驩髙歌慷慨今其行矣余方窮旅周視其居無貨財可以饋贐無肴核可以祖别惟嚮之所言者書以為

送

送薛右司起行在序

前年冬令諫大夫王公將出疆求文武士於幕下監丞陶公猥以某進某謝不敏而陶又出其不腆之文王公憐焉以為可教於是羅致之意甚果某亦慨然有當世志曰此大丈夫請纓之秋也蓋束書問塗矣而負薪之疾錮而留之遂不果行王公一世之傑其邁往超詣之姿魁閎遠大之器照映區宇士欲收名定價於其門者

如登蓬瀛涉崑閬邈乎其無由其之不肖適在下風而奉槃軟揚威靈曾又不得脫穎於十九人之後以奔走漢使者之光華者命也屬者幸甚獲拜節下瞻道德之容聞正大之言而窺誠明之學洸洸乎浩浩乎迺有王公之風焉猗歟盛哉公與王公皆今代第一等人其固未識王公而以睹公為快公蓋受知王公而佐其幕天子又以王公之言而歸公於朝誠有以信二公之道同而喜鄙言之尤信也今諫垣憲府尚多虛位公去將裁

豸冠酌獸尊鴈鷹鸇之威肅鴛鷺之序明目張膽論天下大事是非可否於人主前以與王公相為先後固不偉歟王公令首諫列矣公又掉鞅而馳之由是而歷樞要秉鈞軸左提右挈若臯陶之於舜周召之於成王蕭曹丙魏之於漢以輔成非常之功蓋千載旦暮爾其聞之歐陽子曰仕宦不為宰相則為諫官諫官得行其言宰相得行其道自古瓌奇雄俊之士雖抱負閎闊志慮英發思以功名自見於世而落落難合不如人意十常

八九二公翼堯戴舜逢不世出之主而又立不諱之朝當可為之時諫官宰相平步翱歷功名之資袞袞入手則其穆天縡奠坤軸合三光五嶽之氣以康濟天下其可不奮迅揚厲以大慰海内喁喁具瞻之衆哉公之行也某雖不得効前驅托後載然於二公之門不可謂無一日之知故敢道平生以為公別而又屬其顧見未獲之意於公以為王公謝大江千里揚舲東下竝瓜步出京口回望湓江牛渚之間豈無從容護封之對慷慨中

流之誓如昔人耶公其弭節而問焉併以為歸覲之獻

記

最勝齋記

則之作茅齋東牆之下廣袤尋丈而旁直堂寢華椽廣廡睒之蕞然低小隨意環以竹樹窗明几淨清逸虛窕有禪房道院意象主人愛且樂之充以筆研書册茶爐奕具朝夕游息其下問余所宜名者余請以最勝名之則之家潭潭之府襟帶百畝之園平湖曲港名花怪石

亭榭之勝於今實最茂苑顧嘗過之悠然如傳舍如他
人之室而反屬意於是余又從而予以是名無乃厭常
而嗜異者某蓋及事先留尹秘閣公與聞議論之餘謂
士大夫居家則當思在官之日在官則當思居家之日
人情欲惡大抵一般某因贊公之說曰斯言進於道矣
豈特此哉人生日用閒當推吾心以及人之心宅高明
之居頗亦思世有不庇風雨之家服飾華靡之具頗亦
思世有不飽藜菽之民大官大邑傳之子孫頗亦思祖

父之所從得家國休戚之所宜同者若是一念常到胷中周公孔子皆從此出先公心嚮而首肯久之則之佳公子也自余見其諸父當路内外聲燄炙手可熱時與令沉浮里巷其持己遇物了無異處嘗試俯仰是中嗒然隱几之外出處一心豐儉一致將深有得於此矣然則最勝之義在此不在彼則之意也先公意也

頌

雙椿頌并序

龍口之渰東出為歸龍之瀆又東為涉墅之河河至是獨委蛇潴蓄氣象明秀其陽有雙榦竦拔出乎衆木之上翁鬱轇轕樛枝而連理者是為雙椿椿之下先是里人邵氏居之容有過相者曰此非子之居也後十年當有德人鉅公至矣丙子春留尹祕閣王公税駕義興之郊特營别墅而邵氏老人夢若有緇褐申告以前言者寤而驚異公因得家焉至

是適十年矣公元豐名宰相家所臨數路皆以
循良稱其出處進退中立不倚者天下信之
此其功名壽福先見之祥天蓋有以相之矣
迺為之頌
堂堂王公盛德之表維彼吉人有相之道公來相宅爰
究爰處神實告之在河之滸有碩其椿並秀連理君子
宜之式燕以喜維椿之久為君子壽孰侈其祥邦家之
光帝曰遄歸珮玉鏘鏘公在朝廷喬木之尊瞻彼甘棠

有式其門龍口之東涉墅之陽我作頌詩公其永昌

銘

邵元實寶硯銘

陽羨邵氏世以文鳴硯其先所寳用也元實

公以屬歷城衛某為之銘曰

弁之峩如玉之温如而道與之腴世為邵氏文章之符將函三光混五嶽飾萬物而澤九區矣吾子邵子豈山澤之臞耶

冰花盂洗銘

隆興初元冬十一月癸丑洗有冰華秀異如生鐫寫者僅能形似若十二月甲申盂有冰亦如之廼銘之以侈厥祥

陵陰機兮淺天巧搴桂影兮茁瑶草若諄告以厥祥嗚玉兮其子孫永壽用寶

平江府刻漏銘并序

平江令股肱郡官府廡事既復升之舊唯刻

漏草創其制非是無以示民早晩郡守王昫

實命改作某月朔漏成銘曰

挈壺水兮任衡石公無私兮見天則察四氣兮正六律

時無易兮政不忒通晝夜兮永無極

跋

代人跋御書

臣待罪銓筦之三月上不以某膂力愆詔以敷文閣直學士充荆湖北路安撫使越聞命若干日入對於祥曦殿

又若干日天子臨正衙遣焉凡所以寵綏付畀之渥丁寧備矣行次國門外復出御書以賜雲漢之章箕疇之秘轇轕象緯焜燿日月顧臣何足以測識萬分臣竊惟
皇帝陛下以天錫之智不代出之略一九州掩禹迹合
三光五嶽之氣患不為耳而能導養時晦講敦睦一視薄海仁之至也申飭守備不忘遠略借分陰於暇時智之大也仁之至智之大規模益遠矣聖人之能事備矣臣愚不克負荷冒昧隕越敢登景鑠暢榮號以稽方來

庶無墜天子之顯休命

跋武氏石室畫像

右武氏石室畫像漢人飾墓多類此諸家所記李剛魯恭朱浮武氏墓室皆章章可考者李剛為荆州刺史墓在鉅野黃水南石室三間四壁隱起雕刻為君臣官屬龜龍麟鳳之文魯恭為司隸校尉墓在金鄉前有石祠石廟四壁皆青石隱起刻書契以來忠臣孝子義女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二說出酈道元水經朱浮墓在濟

州壁上刻平生所歷官車馬儀衛題曰府君作令時作京兆尹時及他官時見米元章畫史濟州有武氏數墓墓前有石室刻古聖賢像小字八分書題記姓名往往為贊於其上見趙德夫金石録考之此畫無孔子七十二弟子及四靈形像無府君作令作京兆尹等語而有八分小字古聖賢題贊知為武氏墓室審矣武氏有石闕銘長史班從事梁吳郡丞開明執金吾丞榮數碑皆出任城趙德夫所謂武氏數墓是也趙云墓前有石室

不指明誰墓柀從事梁碑云前設壇墠後建祠堂良匠衛改雕文刻畫羅列成行攄騁技巧委蛇有章似謂此畫然德夫家東州宜得之詳正應傳疑耳某聞之喻子才郎中南渡四十年纔再見之朱晞真張如瑩氏漢碑鄉來無慮者故自有數中厄戎馬其傳益微此本則文字奇古少訛缺尤可珍愛乾道丁亥夏客有持示建康尹其人云即張如瑩尚書所藏本也乃刻而納諸府廨紬中閣之壁以震耀來世云

雜文

鎮江府勸農文

歲二月有司會耆老于郊勸以農事所以示國敦本非以為故事也爾父兄子弟其勉之哉去年夏天作淫雨害爾禾稼有司奉明詔發倉廩問民疾苦捐賦役緩逋貸罷軍須之不便於民者冬又烽火日急江淮騷動天子益厪已從欲繼好息兵以綏靖宇內老弱流徙露居江介者有司奉承德意更議賑卹撫之字之勞之來之

安之集之俾無以南北自別無以為戕敗爾是以獲保生生天監明德瑞以三白貽我麰麥興我嗣歲之祥矣爾等宜思所以順天心稱上吉無惰農自安無失農時惟服田力穡深耕易耨則克有秋傳不云乎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可以無饑矣五母雞二母彘植墻下以桑五十六十者可以衣帛食肉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夫民尊君親上樂事勸功未有不由於此故曰農者興德之本也是以聖人務

之重之爾其可自忽哉若夫省徭役薄賦斂無奪汝時則勸農之政爾宜責於為有司者我其敢不勉之哉爾父兄子弟尚明識之

祝祭文

祈雨祝文 諸神廟

季夏六月苗者秀秀者實芸者歌於野饁者讙於路則惟其時令吾四封原田之植則老而未畦下澤之苗則悴而不阜農有望雲之嘆吏興閔雨之憂中夜以思欲

救無所惟神秩有常祀依人而行歲之豐凶宜與同其職吏之不德罰何可辭念此一方亟數大歉沛為三日之雨用成百穀之祥觴豆孔嘉答揚敢後

祈雨祝文 竇公塔

某來閱三時於師三有請矣雨暘之應惟吏所召吏實不徳舉必有祈祈而獲焉師則大𣊓之矣吏得無愧於中哉去年冬不雪今年春不雨精意甫交閟焉饗答有𦡱如盎有麥如雪緊誰之功師與天通今夏且季密雲

在郊秧苗老而未畦菽粟闕而未遂豐凶之决在於此日吁嗟之求敢爾展布雖威神自在普應無方而因緣出現光靈是宅宜篤此邦之祐沛為三日之霖一念所加百靈並應若民與吏永有依歸

祈雨祝文 再禱寶公塔

九夏之季農務孔棘高下俱病歲將若何迺丙寅之雨鼓舞行路冀終大覭是以有辛未之祀且謝且祈而密雲在郊風則鱗之神龍在淵誰為起之非吾真覺何以

告之轟雷車搖電幟指麾百靈呼召屏翳一雨濯枝以寛望嵗師之賜也民之福也吏之幸也

謝雨祝文 諸神廟

風馬兮雲車神之行兮天之衢歴九關而上訴兮軫斯民之嗟吁前豐隆而後元冥兮馳閶闔而下帝都策神龍之淵潛兮駕阿香於山隅蕩八表之歊煩兮澤萬物而昭蘇旋乾兮轉坤神之功兮不可踰竟厥徳以幸吾民兮尚五風十雨之時須椒漿兮桂醑鼓鐘兮笙竽聲

頌詩而報豐年兮神之明其可誣

謝雨祝文 寶公塔

古語有之旱不苦禱而雨精誠之運天人何遠其非其人烏敢議此稽首大圓覺歸依方便門旋斡陰陽昭蘇動植曠蕩之澤鼓舞提封相我休成尚終大貺

為莊文太子服藥肆赦祭告諸神廟祝文

重離之象實貳君尊六氣之愆偶成疢疹上軫焦勞之念用敷曠蕩之恩爰飭有司敬陳明祀顧介無疆之福

立膺勿藥之祥載一角之蠵快覩來朝之御望重輪之
日益揚久照之光

告墓祝文

某等頃嬰大戚適時多故爰卜幽宮于此淨宇松櫝繁
殖窀穸兆孔固尊靈是宅多歷年所子孫蒙福嗣有位敘
維吉之從莫如此土迺撤僧藍築之傍塢度其川原大
我封樹象獸有列牆闕有度宮師二品視此命數諏日
維良工徒夙具展告莫親縻此尺組西望泫然有愧奠

俎

祭趙侍郎文

嗚呼堂堂趙公崧嶽之神文武為憲四方是聞位於天
朝楨幹之臣式是南國南國于旬全德之懿如甫及申
我昔見公公謂我姻握手一笑歡然如春効官建業斧
繡獲親暨公阻蜀道遇逡巡别去幾何貴名日新保釐
任重於江之濱朞年報政當覲中宸輔相逺業宜未易
論云胡不淑喪我德人痛念疇昔手書見存敦篤情話

謂將乞身杖屨從我卜宅吴門豈繄來思衾褰是陳哀哉此情尚堪有云有肴在俎有酒在尊公乎知乎侑哀以文

祭劉侍郎文

嗚呼歲之杪秋公來自西鼉鼓烏檣擘浪如飛悤然見我於江之涯快辯傾河逸思卷蜺陰闢陽開乾端坤倪經世之具公老其誰别日幾何疾則嬰之嗚呼昊天而弗憖遺八十之年三品之貴他人奚憾於公則匪非雷

非霆維公之聲如圭如璧維公之德天神地富萬象羅
絡馳騁上下茫洋而博雜者公之學也河漢昭回卿雲
輪囷髙厲逺舉焜燿而龠淪者公之文也揮斥八極寥
廓萬里貴賤窮達生死而一致者公之氣也舒之垂日
月卷之猶眇忽素富貴而不移嬰患難而不絀衰榮始
終超冠今昔則又公之大全而震燿興行於世為不可
企及者也嗚呼金石之契垂五十年出處離合中無間
然几杖之敬耆老之賢公今往矣棄我而先嗚呼痛哉

明而在人隱而在天公實至人有代無遷喪車會逢銘
旗歘前哭公道傍淚下迸泉抵掌笑談浩如雲烟髣髴
平生尚舉我簉嗚呼痛哉

祭王樞密文

惟公學以美身道以致位和以應物清以律世粹然金
玉莫名一器正色烏臺為賢御史代言鵷禁為名學士
入東鈞樞本兵政地雍容造膝有大臣體唐虞君民日
月可冀一朝引疾去如脫屣玉節麟符晝繡閭里東山

之思西歸是俟彼何人者告之起起清標在目溫言在耳豈伊一訣而公永已我來自東有棠蔽芾歸然之封望之隕涕莫親奠斝中心是愧惟古哲人有化非死鍾山蒼蒼江水瀰瀰公歸在焉凜有生氣尚其髣髴舉我饗觴

祭張縣尉文

嗚呼公之少年氣壓里閭志有事於四方羞槁項乎一隅去閩嶺以長嘯指谷陽其我居曾閱歲之幾何而坐

致乎名與利俱謂將官一日而九遷壽百歲而不渝胡為乎天之不淑止中道而乃殂嗚呼哀哉孰有能居官如吉仲之嚴且明者耶孰有能惇親如吉仲之義且情者耶孰有能卹孤如吉仲之樂且誠者耶嗚呼哀哉吉仲之生也勇有餘而嬰物之方怒言甚壯而輕身之不貲今其亡也衣冠慘其繪事音容閟而莫窺載遣車以在塗悲送客於兩歧有肴在俎有酒在巵能復高歌以自侑說劍以相怡耶嗚呼哀哉尚忍言之耶吾儕姻親

相與歲時君肅于門喜見於眉今其往矣終天之思遮

道一樽歌此奠詞嗚呼哀哉尚饗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録監生臣龍舜耕